

◎ 苍骥文丛 主编 刘正刚

觉

醒

梁德祥 著



華齡出版社

苍骥文丛

主编 刘正刚

觉 醒

梁德祥 著

华龄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成志

装帧设计：刘苗苗

责任印制：李浩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觉醒 / 梁德祥著. —北京：华龄出版社，2005（苍
骥文丛 / 刘正刚主编）

ISBN 7-80178-204-6

I. 觉... II. 梁...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5066 号

书 名：觉醒

作 者：梁德祥 著

出版发行：华龄出版社

印 刷：三河市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 印 张：5.25

字 数：120 千字 印 数：1~1 100 册

定 价：12.00 元

地 址：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

邮编：100009

电 话：84044445（发行部）

传真：84039173

觉
醒
(上)



金秋十月，碧空万里。公路两旁的田野黄灿灿的，不由使人感到，丰收在望。自古以来，情人的结合，新婚燕语之喜日，多选择在这风高气爽的时节。

那是一九八二年十月。在广州酒家地厅一厢，十余桌喜宴中，有一席的客人特别富有兴致，彼此分外亲切，引人注目。

当新郎新娘轮到这席敬酒时，身材魁梧，素有肥仔之称的新郎邓永雄十分恭敬地举杯道：“我同新娘敬师傅师母师叔师伯们一杯！请师傅代我向师叔伯们多多敬酒。”

武高武大的黄诚，听了徒弟的话，脸上堆满笑容，摆出主持人的架子，频频举杯劝酒。他酒量大，正好与邻座的肥佬配对，彼此猜拳斗胜。他一会吆喝猜拳，一会又举杯劝酒，忙个不停。斯文的关韬和矮细的陈斌不善饮酒，只陪着举杯碰碰，做做样抿一点酒。长得最老相的袁桂兰却非常善饮，酒的动力使她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晕，但大大的眼泡和眼角的几条鱼尾纹，却怎么也掩饰不了她老态的相貌。她与丈夫黄诚饱满、泛出红光的长相一比，更显得衰老，粗看起来，倒像大姐姐和小弟弟，哪似一对夫妻。他们几人都是师姐弟，而且是不寻常的师姐弟。特别是关韬、陈斌和黄诚三人，更是亲如手足，形影不离，却又闹过别扭，结过怨，但始终亲密无比。而年轻的新郎，在他们之间起过微妙的作用……

散席时，黄诚、袁桂兰、关韬和他俏丽的妻子梁秀娜一再挽留陈斌夫妻住一宿再走。

陈斌和温玉英婉言辞别众人，乘车去了。在车上，温玉英睁着大眼睛不解地问丈夫：“阿斌，你们三人怎么亲如兄弟？袁大姐这么老貌，黄诚为什么娶她？新郎为何对你们这么亲热呢？”



她一连几个问话，令陈斌不知如何答好，他笑了笑，只得将事情的原原本本逐一道来。

一九五六年十月，陈斌和关韬同时入厂当学徒。16岁的关韬，长方脸，高额头，眉清目秀，中等个儿。陈斌17岁，国字脸，矮矮胖胖。因为两人性格接近，在30余个同时入厂的学徒当中，他俩比谁都亲密，比谁都融洽，就像人和影子一样，老跟在一起。俩人同睡一张辘架床上，陈斌住上铺，关韬住下铺。俩人都是小学毕业。一入厂就上课，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钳工工艺、政治，一天到晚都学习。课本是初中三年的程度，对于文化低的人来说，刚开始上课时真有点像拉牛上树般困难。俩人像多数文化水平低的学徒一样，晚饭后，洗完澡，捧起书本就复习。

那时住房不足，厂领导将腾出的平房分成3间。最大的一间百余平方米，摆满6行24张辘架床。靠左边部分床位住老工人，其他是小青年的天下。青年们总是嘻嘻哈哈打闹一番才安静下来，开始复习功课。他俩却安安静静坐在一起，不时你问我，我问你，肩碰肩地指着课本朗读，讨论，互相点醒，互相磋商。温习完课，就打扑克，下象棋。

关韬非常精打细算。他有个母亲，原靠兄嫂生活。当学徒后，他哥嫂要他分担赡养母亲。因此，一发生活津贴，他就给母亲10元。余下18元，他先买足一个月的饭菜票、日用肥皂等，将剩下的钱，再分配每日的早餐和娱乐用度。他的收支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从不会出现困难。

陈斌则不同，他父亲工资高，不要他拿钱回家，凡假日还回家白吃两餐。发津贴时，他也买点东西孝敬父母或给妹妹。可是，馋嘴的天性使他月月用光花光。月尾有时穷到分文没有，眼巴巴看着别人吃夜宵。

青年人消化机能旺盛，食量大，每晚9时后，师兄弟姐妹纷



纷出街吃宵夜。他们成群结队，笑笑闹闹地出街，回宿舍时，往往只剩一高一矮俩伙伴。由于关韬善于观察情况，哪间店便宜，哪店味好，他了如指掌。两人喜欢散步，觉得整天坐着，人都坐酥了，多走走愉快。如果不是饿火如焚，他俩宁愿多行十几分钟，再光顾那物美价廉的摊档。吃罢东西，又慢悠悠赶回宿舍下棋。

到了月尾，陈斌就不愿出街了。关韬会出其不意道：“阿斌，去吃眉豆糖水嘞。八分钱一碗，净豆就有半碗啦，包你大叫便宜！”一文都没有的陈斌，并不觉得非常高兴，他知道他得主动借钱了。等到关韬拿出五角钱结帐，往往令陈斌既惊讶又钦佩：“吓，明天就发薪了，你还剩这么多钱，真了不起！”稍停又道，“如果你像我不养母亲，你很快就发财啦。”他所说的发财，不过指手头上有几十元罢了，这在当时，是了不起的积蓄。

吃东西讲便宜，连看电影听曲艺，也专寻那些三流的票价场所光顾。遇到发津贴，又是周末，他们会高高兴兴连看两场电影，尽兴才归。

二

两个文静内向的人，他们的娱乐爱好也倾向静的方面，篮球场、溜冰场所几乎不涉足。新结识的一个伙伴，促使两人变了。这个高高大大、阔口大脸、非常壮实的黄诚，是58年入厂的，入厂时16岁。黄诚热情待人、爽直、笑口常开，活泼好动。

这么一个活泼的人物，怎会同个性截然相反的人结成至交呢？这有缘故：工厂自从来了一班朝气蓬勃的青年人，他们蹦蹦跳跳爱活动，向厂长建议，通过自己动手，把被厂房、宿舍、办公室包围的很大一片空地，搞得平平坦坦，装上两个篮球架，变成一个很像样的篮球场。由于空地长达百米，宽至40米，面积



宽广，爱好足球的小伙子们，把它变成另一个用武之地。黄诚是一个踢足球能手，每天晚饭后必参加。他灵活、勇猛，踢起球来勇不可挡。落场几回赢得了对阵两方的青睐。两伙伴虽然不参加激烈运动，但常坐在一起观球赛，跟着别人喝彩助威，对黄诚的球技，难免啧啧称赞。有一晚，干部队与学徒队比赛，上半场被人才众多的干部队取胜；下半场，学徒队的队长黄诚同队员商议过，调整人员和战术，在他身先士卒、猛烈攻击的带动下，挽回败局，打成平手。满以为他们输定的观众，喝彩声不止。

当汗涔涔的黄诚步入宿舍，关韬咧着嘴夸奖他：“真是一夫闯关，万夫莫挡呀！”他翘起大姆指，文皱皱地说。

陈斌凑近大个子身旁，笑吟吟地举起肥短的手臂轻轻地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顶呱呱，学徒队没你这个顶梁柱，肯定输死啦！”

两个不停地赞黄诚灵活机智，左右翼配合好，说他有勇有谋，赞得他乐滋滋的眉开眼笑，口里不断重复：“过奖，过奖。”

自始，黄诚觉得这两个人蛮可爱，时常亲近他们，常在一起下象棋打扑克。

小青年都爱玩。黄诚加入同伙后，玩的花样翻新了：闲来无事，三人轮着打打羽毛球；关韬也打几下篮球，很快就罢手，他怕累出满身臭汗；陈斌奉陪到底，他不懂打球，胡乱地抛来抛去，一高一矮，一巧一拙，看了令人发笑。周末和假日，三人高高兴兴出现在溜冰场上，比比谁的雪履溜得好，自然优胜者是黄诚，最差劲是关韬。他们喜看电影，游泳，溜冰，也爱去郊游。每逢厂举办的旅游，总少不了三个伙伴的形影。由于他们处处结队出入，工友们取笑他们为“桃园三结义”。

三

正值发薪兼周末。连续十几天的奋战，每晚不停地运煤、拣



铁、添煤入炉，抡锤锻打，每天干十三四小时，纵使徒工年轻力壮，时间一长，也难免疲劳厌倦。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周末大赦，他们高兴得心花怒放。下班后，小伙子姑娘们就很快梳洗完毕，穿起干净鲜艳的衣裳，三五成群步出厂门。

三伙伴走出宿舍，正好遇上隔壁女宿舍的几个师姐妹，只见她们细声讲大声笑，边行边说，撇嘴弄舌，比手划脚，朝着前面急匆匆而去的那个女的讥笑。“她们笑啥？”陈斌惘然地问黄诚。

黄诚一下就瞧出急匆匆走的人是袁桂兰，他不解地答道：“袁大姐穿得漂亮些啫，有何好笑？”

“嘻嘻，兰姐平日去街都穿工作服，今天穿这套花衣服呀，第一次见哩。”

“你们看见没有，她手中还拿包衣服呢，看见我们瞧她，羞到脸都红呢！”

几个姑娘见他们还不明白，索性点明：“人家拿埋衫裤，肯定同她表哥去度密月咯。”说罢，她朝他们眨眉眨眼，见他们木木然，无所反映，另一个姑娘抢着说：“你们男的真懵，她同她表哥行到脚毛都甩了几箩啦，你们还懵闭闭！”在厂门口，她们与他们分道而去。

袁桂兰很朴素，而且腼腆得很，话讲不上三句就脸红耳赤。起初，大家都叫她“山妹”，因为通过她表哥的关系，由山区进城的。她是学徒中年纪较大的一个，入厂时已18岁。她牛高马大，肥肥胖胖，浓眉大眼，圆圆的脸。

袁桂兰的表哥彭敦，年已30，武高武大，长方脸，小眼珠，满面深麻子。他参军复原后，被安置到厂做门卫。因为面貌欠佳，工作又无技术，工资偏低，故迟迟找不到对象。

当他得知表妹盼望离开穷乡僻壤，欲到广州大城找生活时，他到处为她奔走，居然如愿以偿。

袁桂兰很感激表哥的恩德。感恩图报的思想，自小在一起结



下的情缘，还有她羞怯怕见陌生人的天性，令她对表哥分外尊敬和亲切。平日，一有空她就去找彭敦叨叨唠唠，家乡话不离口；她洗衣，他就蹲在旁边闲聊，说得欢喜时，她也会放声大笑。起初，她与他的接触离不开厂，渐渐地，她就陪他迈步厂附近的马路田畴，欢声笑语，缠绵无比。师兄弟姐妹见了，免不了投去羡慕的一瞥。

两人的恋情被领导知到，老厂长在上课时，重申一遍学徒纪律——学徒期间不准谈恋爱。这样，他她的亲密影子不见了。不久，又绯闻四起，说他她一起看电影、行公园。
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乃人之常情。但学徒期间，明文规定不准谈恋爱结婚，亦是为了青年人专心学技术，将来好为生产作出贡献。负责的老厂长，严肃地在几百人的大会上发出警告，重申纪律。然而，仅平静了一段时间，闲言闲语又骤起：“袁桂兰怀孕啦。”“她的肚子挺起来了，有四五个月身孕啦”等等。尽管厂长警告：“学徒期间结婚，要按上级规定开除出门，并要追回学徒期间的全部生活津贴费。”然而，老厂长的警告为时过晚，他无法阻止事态的发展，只增加了袁桂兰和袁敦的恐惧与不安。

掩饰也罢，恐惧也罢，欢乐过头带来的种籽，不论播下泥土多深，它终究破土而出——袁桂兰越来越明显的肚腩玲珑浮凸挺起了。

对于学徒纪律，她早就知道。然而青春焕发的她，性征早熟，欲火如焚；大青年的彭敦，对异性的渴望，如同久旱遇甘露，哪能制止那干柴贴灶不着火？岂是领导的三言两语警告能阻止。

袁桂兰肚子渐挺起，令她慌了神，初时用拙劣的手法遮盖：穿上宽大衫，在胸前填些棉花旧布，让上身和凸出的肚子扯平，使羞见人的凸肚腩隐去。春去夏来，由冷转热，姑娘们都穿上紧身鲜艳的恤衫，更显得苗条多姿。袁桂兰却独出一格，照旧穿那



大衣，上身搭配得多填充物，大肚腩倒不明显，整个身形却不伦不类，圆滚滚像个大箩筐。

每当午膳来到，人头涌涌奔向饭堂。她总是自觉地靠边行，蹒跚地拖着臃肿的身躯，一步一趔慢慢地移动。不断越过她前去的人们，不是投去冷峻的眼光，就是发出一阵阵刺耳的讥笑。人们离远就指着她的背影议论：“未打钟先入饭堂，活该！”“吃饱的肚腩大过越秀山的运动场……”一阵阵的讪笑声由远而近送入她的耳畔，令她低垂脑袋，双目视地，羞愧地，孤独地一步步艰难地挪动步子。

聪明伶俐的黄诚，目睹袁桂兰的倒霉相，善良的本性令他顿生同情之心。他行到她身旁，关切地说：“兰姐，饭堂人多，你行路不便，我顺便给你拿饭罢。”

袁桂兰被他的举动弄得愣怔了神，呆了一会才结结巴巴说：“不，谢谢你啦……我自己会拿。”受尽白眼和讪笑的她，禁不住涌出感激的泪花。

黄诚不管她愿不愿意，夺过她的饭兜，就大步走向饭堂。

此时，袁桂兰更比平日埋头苦干。大热天，人们吹着风扇尚且嫌热，她却不顾满身淌汗，拿着焊钳不停地烧焊。挺着大肚子蹲着干很苦，她咬紧牙关坚持，确实支撑不住了歇歇。她心情沉重，老觉不安，老怕未满师先生仔会被开除出厂。怕归怕，她仍不甘心落得这般下场，她要用汗水和苦干争取宽大处理。

正当袁桂兰忐忑不安之际，老厂长行到她背后，慈祥的眼神注视了她一会，才开言：“桂兰呀，太累就歇歇罢。”

她放下手中凿焊屎的小锤，转过面来，无言地望着厂长，她的眼神可怜巴巴，像等待法官最后的判决似的。

脸色红润，满面皱纹的老厂长，目光平和地盯着她说：“阿兰，你的行为太不检点，影响多坏，我三番几次警告你，都当作耳边风……幸得车间主任为你说情。我体谅你出身苦，一贯表现



不错，提出从轻处理。经过讨论，组织上同意不开除你出厂，但要记大过处分……”

厂长的肺腑之言，抹去了她心头上的愁云惨雾，她麻木兼有恐惧的脸舒展开了，泛出微笑。她一声不哼地干起活，干得更认真起劲。

四

热火朝天的日子过去了。随着副食品日见紧张，一切的拼命干革命都渐渐冷却下来。59年初夏，一班师兄弟姐妹已是各个工种上的生产骨干。彼此碰在一起时，总离不开谈论满师升级的事。按照他们入厂时领导的意图，是学习3年满师，先上理论课，后跟师傅学技术。只因徒工们文化参差不齐，有初中毕业的。有小学毕业的，对那初中三年的课程，大多数人啃来啃去啃不入，弄得头昏脑胀，日子像受刑一样难受。

理论学习进行了3个月，学徒们就到车间跟师傅，这样一来，原定3年满师升四级工的合同，改为二年半满师升三级工。虽然这样，大家还是心甘情愿的。谁会想到，即将升级之时来个晴天霹雳，震得他们晕头转向，大失所望。

那天班后大会，青年们三五成群坐在会场谈升级的事，大家兴高采烈争着说出升级后的计划，有说要同师傅聚聚餐的，有说要去名胜风景玩个痛快的，等等。等到文件一传达，大家犹如一盆冷水兜头淋，高兴的气氛都被文件精神冲得一干二净了。跟着怨气冲冲，愤愤不平。根据中央文件精神，为了统筹兼顾六亿多人口的工作和吃饭问题，实行低工资，多就业。为此，原定升三级工的合同改为表现好的才升二级工；表现差的只升一级工。这一晚，集体宿舍的颓废情绪令人心寒：青年们唉声叹气，怨天怨地、怨生不逢时；泄愤谩骂，悔往日工作积极，发誓再不肯卖



力，实行一分钱一分货主义。怨叹之声，深夜不停，这班生龙活虎的青工，第一次领略到人生的苦恼。

满师补发薪之日，关韬陈斌并没有请师傅聚餐，却请了黄诚去饭店大吃一餐。这餐不过两碟菜炒猪肉和一味蒸鱼及两支啤酒，就这么平常饭菜，竟花去两人补发工资的八九成。

1960年初，由于天灾人祸，食物异常奇缺，副食品店，糖烟酒店，除个别有几粒糖仔供应，摆满货架的全是汽水。饭店、粥粉面店异常多人，人山人海。定额供应，每个人只准买二两粮票的食品。到处人头涌涌，吃个早餐，非得耐着性子，排几十分钟长队不可。三个青年人最缺乏耐性，最怕排上那乱七八糟、你挤我拥、搭挡、打尖的臃肿长龙。那时三人都处于发育时期，血气方刚，食欲旺盛，他们不是怨三怨四，就是朝着尖队搭挡者大呼大叫，发泄那难耐情绪。说也奇怪，三人的呼喝声，往往地把那些想走捷径的人攻击得有所怕。但咕噜咕噜的饿肚仍使他们焦急万分。见到别人津津有味吃着东西，垂涎欲滴，喉咙馋得想伸出只手来抓食品。

厂区原来三面田畴，正面向马路。大跃进时，广州市委发动人民义务劳动，将大片菜田改造成广州最大的“流花湖”。流花湖建成，厂区周围环境优美，但见小树丛丛，绿草茵茵，湖光水色，引人入胜。爱活动的黄诚，一有空闲，就约陈斌关韬跳入厂后的湖中畅游。他们同成群青年男女一样你追我逐，由傍晚玩到天黑。月夜，关韬总约陈斌通过厂后门入湖，踏着月朗风清漫步湖畔。虽然他们不会吟诗咏叹，漫步之后坐在软绵绵如地毯的青草上，吸着那芬芳的花草气味，凝视银光闪闪的天光水色，他们感到宁静中充满快意，心都陶醉了。

环绕湖周的厂边缘，那狭长的一片肥沃土地，由于饥荒的原故，职工们纷纷将它开僻成一块块菜地。三伙伴不甘落后，也开垦了两块地。向阴的一块种上芥兰菜心，向阳的地种上十多棵



南瓜。他们天天浇水，定期施肥，拔草除虫，很是细心。南瓜藤越长越壮，碟一样大的叶铺满地，他们把伸延过界的藤蔓拉回，看到开花不结果就心急。收获第一个南瓜时，盛满一镬，三个人以它代饭，吃得饱饱的，还请客哩。第一次尝到自己的劳动果实，他们心里乐悠悠的。

然而，他们快乐得太早了，第二天就发觉被人偷去两个瓜，小的才两斤左右，正在猛长哩，多可惜哪。他们心灰意冷，施肥也懒了。

那时，爱动的黄诚每月断二、三天粮，陈斌也一样。只有关韬最保险，月尾也会缺一二餐饭。他们度荒的办法是买番薯芋头充饥。薯类贵，每斤一元多，三个人吃五六块钱也不饱。他们边吃边嫌贵，尤其陈斌怨气最突出：“52年我还在农村，番薯贱如泥，二分钱一斤任拣，鬼会想到它如今贵过米几倍咩。”他话未说完，就将带皮的熟番薯塞入嘴，慌怕慢了吃不到。

“这么讲，6块钱在几年前可买300斤番薯啰，岂不是吃到肚胀都吃不完？”关韬屈着手指算着道。

遇到“水尾”钱粮两缺，他们就买七八斤白菜萝卜，放点盐，洒点油，煮埋一大镬，看起来多，吃起来少。吃罢一会，肚里又咕噜咕噜地叫，叫到夜里觉也睡不着，真难熬。

1961年除夕，是三伙伴最难忘的时刻。除夕之夜，虽然肉类紧张，陈斌家的饭桌仍摆有猪鸡肉，量少些，但每人也有半斤重量。那顿团年饭，陈斌吃得最多，可他还嫌不够饱。母亲吩咐他刮请饭镬捞埋汤汁，他三扒二拔将一切吃光。

饭罢，黄诚约去玩，两人叫齐关韬。他们逛完花街，路过“顺记”，闯了进去。那夜寒气逼人，说话口冒白烟。令人奇怪的是，一向在冬令时节卖腊味糯米饭和炖品的顺记，此时却经营起雪糕冰水来，而且生意兴隆，坐无虚席。关韬见到每张椅子背后都站着等位的人，就不耐烦说：“走罢，天寒地冻，吃这东西冻



死人啦。”

“肚饿啦，不吃冰吃啥？”陈斌黄诚站着不动，眸子滴溜溜向四周转，一见有人起身就赶快挤过去抢位。

终于，他们尝到了黄灿灿的菠萝雪糕冰。严寒的天气，冰冷雪糕，冻到舌头都麻木了，冻到鼻流清涕，冻到心寒打颤，他们还觉新鲜好玩。年三十晚吃雪糕，真是千古奇闻。

五

一出顺记大门，扑面而来一阵刺骨寒风，关韬陈斌不禁打了个冷颤。关韬缩了缩脖子，两手插入裤袋，怨道：“咳！我说不吃冰，你俩偏要吃，好啦，如今吃到身又冻，心又冷，几时捱到返宿舍？”

“真的，不听阿韬忠言，自讨苦吃，活该！”冻到上牙打下牙的陈斌，自我戏谑地说。

“哎，冻点有啥要紧，行快几步就没事咯。”黄诚说干就干，迈开步伐跑将起来。

转眼间，他们拉开了一段距离。忽闻一个粗犷的女声呼喊：“阿诚，你跑去哪？”

黄诚转过头一看：“哎哟，原来兰姐贵府在这。”

跟随在后的两人，来到袁桂兰家，互相打招呼。她放下洗着的一盆脏衣服，客气地请三人入屋坐。但见彭敦搂抱着入睡的小儿坐在床边，两岁大的大仔坐在他旁边玩。狭小的房间除了一张大床，两张日字凳，一张未油漆的小号食饭桌，一个衣橱外，就只有面盆、水桶、碗碟锅筷生活必须的用具。房子约有6平方米，因为家私简陋，看来也不觉拥挤。袁敦招呼他们坐，三人应着，却站着不动。因为两张日字凳坐不下三个人呀。袁桂兰忙着端茶，他们接到手的都是白开水，谁也不喝，都放在桌上。互相



拉扯了除夕花市、放假值班的话儿，几句过后，他们就告辞去了。

三人行到僻静的荔弯路。那里楼宇疏落，路灯昏暗，一片片错开的菜田显得空空荡荡，路旁两边的大树被寒风吹得左摇右摆，“呼呼啦”响个不停。冻，令到关韬又嘟哝起来：“最衰你俩，花钱买难受，冻到我发抖……”

“咳，想不冻容易啫，三分钟就见效。”黄诚呼叫着一、二、三跑起步来。

三个人跑了一会儿，身上都暖洋洋。回到宿舍，又来个通宵赛棋。

宿舍冷冷清清。大年三十，谁不回家团聚呢？早已回来的一个人，闷得无聊，也趑近凑趣。他瘦瘦削削，下巴尖尖，行路轻得无声无息，说话阴声细气像蚊子一样。他叫汪同根，是全班人公认的吝啬鬼。他吃完晚饭即回宿舍，是惟一在宿舍的守岁人。黄诚见他行近，知他棋艺高，忙声明说：“旁观者不得多嘴多舌！”

“我不说就是了”汪同根阴声说完就坐下。

“将军！”关韬兴奋叫道。

黄诚败下，该陈斌上场。他瞥见汪同根棋瘾很浓，觉得四个人挤在床上坐得不安，就主动让坐：“汪兄，你来吧，你与阿韬棋逢敌手呀。”

陈斌乘机爬上辘架床上层，缩入被窝，暖和和的了。卧下，心不由主地想起刚才的可笑吃冰；袁桂兰家的简陋寒酸；她与彭敦的恋爱波折……谁料浪漫的青春竟如过眼云烟，败絮落花般瞬间即去。想到她短短3年，拖儿带女，生活的重负弄得一穷二白，容颜消退。他不禁叹息起来：“唉，结婚不过这般光景，有甚意思？”20出头的年华，正是热切向往异性、如蜂逐花的奔放时期，他竟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，老气横秋地浮现出一丝厌倦情